

上大學那會兒，認識了一位電影編劇。那時我和他住得很近，經常在散步時碰見他遛狗。每次見面都要打一聲招呼，問他最近在忙什麼，他總是回答：“最近在攢一個本子。”

五年之後，我們在另外一個城市邂逅，坐在一起喝咖啡，我仍然問他：“最近在忙什麼？”他的回答仍然是：“最近在攢一個本子。”

後來就失聯了，不過，他經年攢過的那些本子，像一個個畫過的大餅，從來沒有見過真實的蹤跡。

之所以想起這位編劇朋友，是因為自從辭職創業之後，遇見也是創業的同行，問起他們在忙什麼的時候，總是聽見另外一句相同的回答：“最近在談一筆投資。”

每個人在回答我的時候，表情都很篤定，眼神都很興奮，話里話外閃爍着希望的光芒。而那些所謂的投資和編劇朋友的那些本子一樣，始終沒有踪影，悄悄隨風而逝。

在創業這個圈子里，彷彿從來不缺所謂投資。幸運的時候，你一天能聽見好幾撥類似的消息：某某人的公司估值上了億，某某人拿到了天使投資，某某人馬上就進入A輪了，某某人的項目被新三

板看好……這里像是一個被放大的隱形車庫咖啡，每個人都懷揣着畫好的大餅準備給你講一個熱血沸騰的故事，然後，這個餅被放至無限大。誰都不會覺得突兀，因為，反正也只是在講故事。

我有一個朋友，比我辭職要早。那時他要籌一個像車庫咖啡或者3W咖啡那樣的創業平台。某個午後，他啜着紅茶，給我描繪美好藍圖：“找一群創業新星，人不用多，一人出一萬塊錢，湊夠一百人就是一百萬……”三個月後，同樣的午後，同樣一杯紅茶，我問他衆籌咖啡的情況如何，他擺了擺手：“那個不搞了，我正在設計一款體育產品，準備找一群體育明星衆籌，每個人出五萬……”前幾天我又見到了他，他說體育產品交給別人搞了，他正在籌劃一個以淘寶模特為主要群體的網絡模特大賽，他相信馬雲對此會非常感興趣。

反觀我另外一位創業的朋友，做傳統媒體廣告



要畫餅，更要烙餅

打，大V一個接一個地聯絡，軟文、硬廣、貼片、掃碼……所有能想到的手段與方式，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搵。我問她累不累，她說：“凡是創業初始都是這樣。沒有這些積累和奔波，所有的夢想不過是畫出來的大餅，看着又大又香，可是毫無用處。”她還說：“創業很多時候不是畫餅，而是烙餅，看着不美，卻真實；看着沒什麼規模，卻可以充飢。人們看見了你烙出來的真實的餅，才能相信你畫出來的那些餅，早晚也能變成真的。”

這道題其實很簡單，說開來不過是生活中最常見

的眼高手低、光說不練和腳踏實地之間的差別，不過，在創業的圈子里，因為各種躁動情緒的氳氳和包裹，前者常常被誤以為是創業點子迸發，後者又往往被看作格局過小。

其實，在你畫的餅和你烙的餅之間是有很多程序的，這些程序既是實現夢想的過程，也是驗證你畫的這個大餅能否變成實實在在的大餅的過程。換言之，你畫的餅再好看、再完美，沒有實現它的步驟和切入點，將永遠停在紙上，無法落地。

創業這件事，無論你想獲得投資的心情多麼迫切，計劃書多麼精美，首先要做的仍然是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比如裝修好辦公室，招募第一批團隊，推出第一個公衆號，或者是投入自己的第一筆資金。這個世界當然有空手套白狼的好事，但是你要明白，很多時候，你未見得有那樣高的功力，弄不好，就把自己套進去了。

創業的人都有很多的激情，不過也很容易自我感動，將自己弄得熱血沸騰。沸騰之餘別忘記，創業和生活中的一切一樣，不僅有美好的願景，還需要親力親為的細節，需要你全程投入，點滴呈現。



青春珍貴

曾看過一篇很短的科幻小說，題目忘了，說有這樣一個時代，兩個人之間可以藉助某種技術，交換包括全部記憶在內的完整人格。但為了保證社會公平，法律規定，財產所有權只認人的身體而不認他(她)所擁有人格。這一時期，人們發現富豪們普遍得了一種奇怪的病，他們被稱為“人格寄居者”，他們每個人所擁有人格頻繁切換。

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50多歲的富豪，他平均每天換一種人格，並為此痛苦不已。發生這種事情的原因很簡單：這個時代的年輕“屌絲”都有一個夢想——能夠與一個大富豪交換人格，而許多年長的富豪也願意以自己的全部財富為代價再獲青春。

但幾乎每一個與富豪交換人格的年輕人很快就後悔了，他們會立刻與另外一個年輕人做人格交換，再換回一個年輕的身體。據統計，這種反悔後再交換的間隔平均不到一天時間，於是這些年長的富豪所擁有人格頻繁切換，像一個人格寄存器一樣。

我對這篇小說的感覺一般，感興趣的是人們對這種事情的看法。小說有深意的地方在於作者沒有把主人公設定為一個八九十歲的老頭，而是一個50多歲的男人，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他這時拋棄自己擁有的巨額財富，僅僅為了再獲青春，這可能嗎？我調查的結果在預料之中，年輕人一般都認為這篇小說不真實，他們大多認為這種交換很值，換了自己也不會

後悔，有時還會反問一句：“為什麼不呢？”但50多歲的老男人們大都認同這個故事的設定。

所以，青春的珍貴，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體會。

一位醫生朋友說，這個故事中交換者雙方的感覺，關鍵在於“突變”，或者說“切換”。一個人隨着流逝的歲月漸漸走到50多歲，他(她)大概還不能深切體會到青春的流逝；但如果一個人瞬間從20多歲切換到50多歲，再切換回去，那他(她)對衰老的感覺將銘心刻骨，“就像大病一場一樣”，即使這個50多歲的人像那個富豪一樣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結果也一樣。

但青春的真正珍貴之處還在於對世界的感覺，在青春的眼睛中，世界是最美妙的。之前的童年和少年對世界充滿了好奇，但還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歷去感受世界的美妙；而步入中年後，世界就像你長期居住的房屋，即使裝修得再華麗，每天都看，也麻木了。

我一個偏僻的山谷工作了近30年，記得當初來報到的那天，我對周圍那些高聳的山峰充滿了嚮往和激情，當天下午就爬上了其中一座，那座山幾乎沒有路，我的衣服都讓荆棘劃破了。我決定以後每個星期爬上周圍一座新的山峰。後來工作忙了起來，我就安慰自己，我可能要在這里度過一生，有的是時間去登那些山。現在，我永遠離開了那里。走的那天，當列車開動時，我悲哀地發現在過去的29年中，自己再也沒有爬過這里的第二座山。而當年那個年輕的我，在舟車勞頓後的那個炎熱的下午，居然有興緻和精力去登上那樣一座沒有路的陌生的山峰，無論從理智上還是精神上，現在的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那篇科幻小說，小說的結尾，又換到一個年輕身體的主人公坐在公園里，他一貧如洗，飢腸轆轆，卻沉浸在從未有過的幸福中。他慶幸在一場人生的擊鼓傳花中及時把花丟給了下家。他由衷地對自己說：“年輕真好！”

在書信中與文化重逢

近日，一檔名為“見字如面”的節目在某網絡平台開播了。這檔定位于“用書信打開歷史”的節目沒有勁歌熱舞、大咖雲集，只是請來一些影視演員朗讀名人書信，然後由嘉賓對背後的故事進行簡單解讀，透過文字與聲線，展現別樣的沉靜之美，為歲末年初的喧鬧熾屏吹來了一股清新的風。節目一經播出，點擊量就達幾百萬，兩期播完，好評如潮。

書信曾是人類最重要的溝通載體。作為面向大眾的綜藝節目，名人書信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司馬遷激憤的《報任安書》，韓愈義正詞嚴的《祭鰥魚文》，林則徐的私信，曾國藩的家書，徐志摩熱烈的情話，劉慈欣對女兒200年後的寄語……家事國事天下事，無事不可入信，或壯懷激烈，或柔情纏綿，書信記錄了愛與痛，穿透了歷史煙雲。

如今，信息發達，生活節奏加快，魚雁傳書早已被即時通信取代。可是，人們過於輕易的溝通表達，也失去了昔日的優雅莊重，顯得直白粗陋了許多。同是表達思戀，我們通常只會說“想你”，而在武肅王錢鏐的信中，是“陌上花開，可緩緩歸”，在左權的抗戰家書中，又是感人至深的“何時相聚？念、念、念、念！”而“雲中誰寄錦書來”“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的悠長等待和對文字的珍重，在當下則更是難得。

這些被公開的信件，也是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每一封書信都是一個歷史節點，都封存著一個鮮活的時代場景。觀眾聽到的不僅是信，也是故事，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是人生智慧、大師情懷。只要用心，就不難從書信中得到思想的啓迪和

靈魂的共鳴。

今天我們講書信，並不是要捨棄先進的通信工具，追求某種特定文體和形式，而是要對它所承載的文化價值進行深耕與發掘，與它所蘊含的感情和哲理重逢。書信中對民族的摯愛，對真理和藝術的思考，對朋友和孩子的期許，對親人和愛人的深情，那些糾結與頓悟、憂愁與喜悅，是永遠不會過時的，遠比浮夸的表演、快餐式的網絡文字更加豐富飽滿，生機蓬勃。

《見字如面》取得佳績，也並非偶然。近年來，立足傳統文化的《漢字聽寫大會》《成語大會》《詩詞大會》，以及展現國際視野的《非正式會談》和一些知識類脫口秀節目，都取得了口碑和關注率的雙豐收。這透露出一個信息：新時代的觀眾，對高品質文化節目有着迫切的需求。

文化與娛樂並不矛盾。正如一封封觸動人心的書信，可以跨越時間的長河、空間的隔阻，與今時今地的觀眾心靈相通，那些真正好的文化產品，一定能獲得更長久的生命力和更廣闊的空間。(宋詹詹)



聊聊亞裔父母的教育觀 (連載一)

作者：楊鳴鏞

不管是留學的學生還是移民的家庭都在持續增長，會有越來越多的孩子在異國他鄉出生、成長，而對於他們的父母來說，如何教育成了一個更加令人苦惱的問題。一面想要孩子適應國外的環境，一面又不想孩子失掉中國人的本性，顧忌太多反而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本文作者從多年的觀察和自身的經歷中總結了以下這些亞裔父母在教育方面會出現的問題，相信不僅僅是針對亞裔父母，只要是為人父母都會有所共鳴。

大家好，我是鳴鏞。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一直從事媒體和出版，我的這些經歷讓我對教育產生了特別的興趣。

第一，在媒體的時候見過聽過很多家庭教育的故事，曾經有段時間做記者，跑過教育的線。這個多年的積累讓我有了一些觀察和思考。

第二，我來往中美二十多年，恰逢中國巨變的時代，來來往往之間，華裔的生活從相對的封閉走向開放，中間有很多巨大的經濟和生活的變遷，教育觀念也隨之發生了不可思議的變化。這些都讓我覺得特別的有意思。

還有一點，我個人的大家庭中，包括我的上一代，比如我媽媽早期就留學英國，我這一代和我們的下一代，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在中國接受教育，然後去西方留學，其中不乏學霸類的人物，名校畢業，我們家算是比較典型的亞裔家庭故事的代表吧。

我的兩個孩子和我姐姐的兩個孩子都是

在美國出生長大，所以我對今天閑聊的話題「亞裔父母的教育觀」有特別多的個人親身體會。

我並不是一個教育學的理論學者，我可以說是在事業和生活中都是一個教育方面的實踐者。這些年我一直在出版童書，後來又做了《少年時》，這是引領少年時代的孩子思考前沿世界性話題的科普人文讀物。所以，我會從我直接的觀察和個人的經歷來聊一聊亞裔父母教育方面的問題。超級學霸 Michael 的故事

Michael 是我姐姐的孩子，很特別，有一些非常天才和特質的一面，從小就表現出來了。很多文章說他是華裔學霸，其實是小看他了，即使在學霸中，他也是超級的。

他被三所最優秀的大學，哈佛、MIT、和斯坦福都錄取了，他最後選擇了 MIT。現在他從

MIT 輟學了，自己創辦了公司，和小夥伴們一起在矽谷創業，在 MIT 他只念了一年的書。他在數學、科學、計算機三個方面都是全美拔尖的，數學是當年全美奧數競賽 12 名優勝者中最年輕的，計算機獲得全美高中奧林匹克公開賽同年級組第二，然後科學是 Siemens 半決賽得主，進了 MIT 在五十個州每個州選一人的頂尖夏令營。

如果今天在這兒我們只是說他的成績，那聊的話題可能就是申請大學攻略了。我覺得他是被華裔父母教育出來的，應該說是比較典型的華裔男孩的形象，數學優秀，科學厲害，鋼琴彈得一流。但其實他後來的蛻變才是我比較震撼的，也是我最想分享給大家的。當時，他在我家住了幾個周末，我們之間



有過幾次對話聊天。有時候我們一起開亞裔父母的玩笑，講他們的特點，也算是自嘲吧，因為我們自己都是經常犯一些低級錯誤。我們當時覺得特別 Enjoy 這些有意思的談話，借

了當地圖書館的一個大廳，把我們家裡的對話搬到了社區，分享給大家，因為我們這個社區越來越多的亞裔父母搬入。

我和他的對話里提到了一個問題，Michael 在高中最後一年到處跑，但是小時候他看起來比較內向，也不太願意和同齡人打交道，從印象中典型的亞裔孩子的形象，到現在變成到處和人打交道，是什麼使得他變成了現在這樣？

他當時開了一句玩笑說，這個是他從亞裔教育脫離的一個過程。他說大多數亞裔家庭有一個問題是不培養社交能力。

一般說來，大家會認為，社交能力大家一提起就是交朋友。其實，社交能力包括很多方面，一個是專業的方面，社交圈的建立和人交流談判什麼的；還有一個就是個人成長方面的，包括交朋友和個人魅力如何，能夠吸引別人和傾聽別人的能力，以及處理 Personal relationship——男女朋友之間，還有家庭之間的關係之類的，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發現，現在很多成年人在 Personal relationship 方面處理得不是很好。他認為，這些方面的能力亞裔父母根本不管，並且亞裔在對付衝突和壓力方面本身比較謹慎，所以父母一代比較容易忽視 Social 方面的能力。他認為要設法脫離只有一種單一文化的環境，讓自己的視野變得更加開闊。(未完待續)